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四十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

賈充

孫謚

充弟混

族子模

郭彰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

侯

魏志逵本傳曰字梁道薨謚曰肅侯

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

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尙

書郎典定科令

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作典定法令

兼度支考課辯章節

度

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節度作制度

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

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上儉文欽於樂

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

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

魏志賈逵傳注晉諸公贊曰甘露中

爲大將軍長史

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

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

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

然

魏志諸葛誕傳注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

然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

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

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

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

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
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
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
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
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

世說政事篇注晉諸
公贊曰聽訟稱平

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

充率眾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
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
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卽位進封安陽鄉侯
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

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

書鈔一百五十二王

隱晉書曰秦涼敗詔充領隴右諸軍事平地雪三尺

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

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

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

甲第一區

水經穀水注曰宣武場西故賈充宅地

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

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才能觀

察上旨

世說政事篇注晉諸公贊曰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

初文帝以景帝

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

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

文帝曰知汝者賈公問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

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
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尙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
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
日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
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厯年無成先帝
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
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中
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
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頥
騎都尉成公綏荀輝

魏志荀彧傳注荀氏家傳日閔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

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案荀彧子已名煇此當是煇字之誤既與充共定音律且隋經籍志亦有荀煇周易注蓋卽其人無疑 尙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

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

世說政事篇注

晉諸公贊曰蜀除密網以爲晉律

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

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

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

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

後代裴秀爲尙書令

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尙書令百揆之首總齊機衡出納朝政治

績之所繇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

常侍車騎

經遠兼迪文武謨勳弘著其以充守尙書令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

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諮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

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
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
醜逆輕用其眾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
成大匡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

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

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日太始七年詔賈

充碩量

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

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

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靜作

靖

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

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

吹給第一駙馬

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日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

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駒一疋第一駟馬一疋追鋒車
二乘御有二人轎騎其卧乘車一乘五十疋騎具刀器
也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

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

鎮百僚餞于夕陽亭

後漢書楊震傳日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鵠而卒讀史方輿紀要四十

八日夕陽亭在河南府西南唐時更名河亭

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

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

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

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

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

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

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啟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尙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尙書事

書鈔六十五御覽二百四十四晉諸公贊曰賈充以太尉領太子太保錄尙書事以公位重堪爲保傅或

行領各隨其時

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

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
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
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
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
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
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
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
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
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

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

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眾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
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
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條佐仍假鼓吹麾幢充
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
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論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
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
薨續漢禮儀志注劉道會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
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
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
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緣綬綬御劔賜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

羽葆鼓吹綖麾大路鑾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

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

塋田一頃

元和郡縣圖志十二日晉賈充墓在襄陵縣西南十里

與石苞等爲王

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殤公

御覽三百七

一引異苑

充婦廣城君郭槐

魏志郭淮傳注晉諸公贊日淮弟配裴秀賈充皆配

女壻世說

賢媛篇注賈氏譜日郭氏名玉璜卽廣宣君

也案廣宣疑廣城之謫御覽二百二引潘岳宜城宣君

謀則宜爲其謚而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異苑

宜城乃賈后所加

作年始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

二歲

世說惑溺篇作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類聚

三十五引王隱晉書作就乳母手中戲之御覽三百七

十一引異苑作充外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

入就乳母抱中鳴撮

眾賓皆驚起散
出充甚愧愕

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皇

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悲憤而薨

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

世說賢媛篇作彼剛介有才氣

卿往不

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

世說賢媛篇作郭氏於是盛威儀多

將侍婢

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再拜

世說賢媛篇作

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自是充每出行槐輒

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

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

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尙不肯

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耐

葬

周家祿校勘
記曰郭衍文

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

李氏作女訓行於世

世說賢媛篇注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

亦才明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派遺二女典式八篇初學
記四引作賈充李夫人典戒玉燭寶典一引作李夫人

典

謚字長深

書鈔五十七文選荅賈長淵詩注引王母賈
隱晉書均作字長淵案唐人避淵改深

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會

孫

魏志暨本傳曰字公至封南鄉亭侯薨謚曰恭侯子
肇嗣肇薨子那嗣注楚國先賢傳曰那字長林為新

城太守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又
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

忠厚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僚其女

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

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

世說

篇作悟懷存想發於吟詠

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

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

遂潛修音好

世說惑溺篇音好作音問

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

過人

世說惑溺篇勁捷作躡捷

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

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

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

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

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

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

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

以女妻壽

御覽九百八十一郭子曰陳壽以韓壽為掾每會問壽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一著衣厯

月不歇

壽計武帝唯賜已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

與己女通

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壽以女妻壽壽時未

婚世說

惑溺篇注曰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壽女

卽以妻壽

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類

聚三十五

藏榮緒晉書曰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案

郭子所言

與本傳大異世說注謂壽女未婚而亡因娶

賈氏殆亦

出於郭澄之而御覽未全引也惟臧書則為

本書所依

據而多一殺婢之事門閭嚴峻世說惑溺篇

作急峻類

聚三十五臧榮緒晉書壽官至散騎常侍河

日充家嚴

峻牆高丈五薦以枳棘壽官至散騎常侍河

南尹

魏志韓暨傳注晉諸公贊曰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

元康初卒贈驃

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

魏志韓暨傳注晉諸公既為充贊曰性驕佚而才出眾

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鑠繫黃

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
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
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
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
蘭陵繆徵魏志劉劭傳曰同時東海繆襲注文章志曰
襲子悅孫紹播徵肩等並皆顯達隋志曰梁
有祕書監繆徵集二卷錄一卷唐志仍著錄案書鈔六
十二引繆世徵唐詩世故但稱繆徵宋諱徵故宋本書
書監繆世徵唐詩世故但稱繆徵宋諱徵故宋本書
鈔又作世應實一人也華嶠閩續傳均誤作繆徵
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案詮爲
銓之誤弘農王粹襄城杜育
御覽三百八十五文士傳曰杜育童孺有奇才博學能
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爲舞陽杜孔子世
說品藻篇注解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
襲孫也有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

號曰杜聖累遷園子祭酒洛陽將沒爲賊所殺經典釋
文敘錄有杜育易義案舞陽地理志屬襄城郡晉贊稱
鄧陵人晉時無此縣也隋唐志有國子祭酒杜南陽鄒
育集二卷本書荀晞傳又稱右將軍當卽一人南陽鄒
捷鄒湛傳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趙齊國左思清河崔
王倫篡逆與陸機等俱作禪文
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魏志和洽傳注晉諸公贊曰和
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
以此爲損郁以公彊周恢世說品藻篇注王隱晉書曰
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
當世致位尙書令
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畛太原郭彰
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
高陽許猛魏志夏侯惇傳曰中領軍高陽許允注世語
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
學晉元康中奇爲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傳暢晉諸公
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
濮陽內史平原太守世說政事篇注許氏譜曰猛吏部
郎隋志云梁有太子中庶子許孟集三卷錄一卷亡唐
志二卷案許孟當作許猛彭城劉訥世說品藻篇注劉
氏譜曰納字令言
惟諸書所稱歷官均異

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彪魏洛陽中山劉輿案輿與令納歷司隸校尉案謂與納未知孰誤

現兄字慶劉現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御覽四百七

孫附現傳劉現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書曰年皆長謚並以文才降節

事謚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為祕書監

掌國史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元康末為祕書監兼掌史籍事先是朝廷議立晉

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

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諸史攷異二日按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

氏史記索隱劉孝標以為干瓚據何法盛晉書干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注漢書干瓚當即王瓚之

誘干王字形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和近廚翼觀

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

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

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駿侍中荀藩黃門侍

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

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

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

寰宇記三晉宮闕簿日宣武觀在大夏門

內東諷尙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

眾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

處

文選答賈長淵詩注王隱晉書日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

無屈降心常與

太子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

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

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
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
又蛇出其被中

御覽九引晉書作數百尺大蛇出被中後果及禍不著何家之書

夜暴

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益恐及遷侍中專掌
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
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
韓壽少弟蔚有器望

魏志韓暨傳注晉諸公贊曰充以壽子謚爲嗣性驕佚而才出眾少

子蔚亦有器望案如傅暢所言似及壽兄輩令保弟散蔚爲韓壽少子非少弟與本傳異

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
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

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
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
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
勛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
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慙
皆此類也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
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
係嗣死於鍾虛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
木之下荀勛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
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

昏喪經日乃復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晉史好采小說而此傳蕪累尤甚蓋由作史者孫充

之姦故於賈后傳及此篇縷述其女淫穢之迹然左氏史公亦道中韋之言曷嘗尤俗若此乎項城軍中爲鬼所錄叩頭請命益及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誕妄不足信矣

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眾爲嗣眾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謚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

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
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尙頗覽載籍而沈深有智算確然難
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恆憂已謚
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厯事

二宮

書鈔六十六山濤啟事云今中庶子賈模缺東宮
官屬宜得高茂案傳不言爲太子中庶子從略

尙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
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詔使模將中騶二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旣豫朝政欲委
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

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益靜模之力也
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違之每有啟
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
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
甚強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
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閒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
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
將嗣厯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
妻待彰若同生厯散騎常侍尙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

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
爲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弟珧 濟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陞令驍騎

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

騎將軍封臨晉侯

武帝紀咸寧三年十二月封

識者議之曰

書鈔四十八引

王隱晉書作時人竊言又一百九十九引王書作太學生王鈴曰

夫封建諸侯所以藩

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

臨晉爲侯兆於亂矣

書鈔四十八王隱晉書曰

尙書褚

曄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

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
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
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
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
其心腹會帝小閒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
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
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
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
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
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

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
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
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
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
前衛將軍玠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
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
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廋劬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
二日而崩勞格校勘記曰案本紀太熙元年四月辛丑
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相去凡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
九日傳云二日誤作乙酉下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

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

御覽七百七十一

三晉公卿禮秩曰太傅楊駿乘車入殿依漢田千秋故事

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

官總已慮左右問已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

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璚濟並有儁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

賞欲以悅眾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眾心馮翊太守
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
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
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
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
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
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
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
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
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搆駿將圖社

穆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
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
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
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
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
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
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啟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
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
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
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駿居

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間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

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魏志夏侯玄傳注世語曰徑入雲龍門水

經穀水注曰雲龍門衡楸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

目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

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

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

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

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

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

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
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
武帝顧命手詔問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
舍人巴西閭纂殯斂之寰宇記五日楊駿五公墓在靈
寶縣東南十五里晉陽秋云惠
帝永平元年殺太傅楊駿并父及子孫門人故吏潘岳
等收葬之又六十日楊駿墳在靈寶縣北十里高一丈
晉太尉武帝后之父晉亂無碑有石誌存案樂氏於楊
駿墓既云在靈寶又云在靈晉駿爲弘農人自當歸葬
靈寶不應葬臨晉也靈晉即臨晉又案閭續傳云續爲
太傅楊駿舍人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書鈔六十九
引干寶晉紀曰閭續上表求改葬駿中朝特聽之是閭
續即閭纂周處傳亦作續惟隋經籍志云梁有隴西太
守閭纂集二卷錄一卷書鈔五十七引閭纂集四言
詩政與此傳同作纂唐宰相世系表則又作閭讚
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

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御覽五十三王隱晉書曰孫登楊駿逼迎

之與語不答賜布袍登借刀截斷棄門中大呼云刺斫

刺斫卒病死後人見在貴馬坂作黃又六百六十三道

學傳日時楊駿爲太傅使迎問之不答駿遺布袍登出

門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駿門下水經河水注四日河

水右逕黃馬坂注云謂之黃馬關孫登之去楊駿作書

與洛中故人處也太平廣記九神仙傳日時人謂爲汪

後乃知駿當誅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

斬故爲其象也

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

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

感傷其以蒨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

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尙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

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
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珽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
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
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
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
憂之由此珽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
珽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
與北軍中候戒粲謀欲因見珽而手刃之珽知而辭疾
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
論盡矣珽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

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

世說方正篇注引入王故事作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

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

侍中王濟俱著布衫褙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玠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疏

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疏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佚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

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珣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斟注卷四十

晉書斟注卷四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

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

類聚六十四御覽一百八十一王隱晉書甥上有外字

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

御覽一百八十一王隱晉書作外祖

父母以魏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

舒日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

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

鄉親所重

御覽四百四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容貌朴實少號遲鈍人莫之知

從叔父吏

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

御覽四百四十二引王隱晉書曰唯叔父衡

知其奇每有賓客造已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案王隱所言與本傳正相反未知孰是世說賞譽篇

注引王書與本傳所載悉同特御使守水碓每歎曰舒

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

世說賞譽篇注引王隱晉書堪數

七引三十國春秋曰魏衡謂姪舒曰汝後得為小縣長

舒曰堪八百戶長將老嫂入官舍卽斯願畢矣案三十

國春秋以此為舒之語與本傳作舒叔父衡語異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

節世說賞譽篇注引王隱晉書之節作近事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

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

御覽八百三十一王隱晉書曰魏舒唯太原王父謂舒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日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
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
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
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
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
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
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
策升第

書鈔九十八王隱晉書曰
魏舒諷誦一經對册高第

除澠池長遷浚儀令

入爲尙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

書鈔六十
王隱晉書

日爲尙書郎時選部郎或有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非其才者欲有沙汰之言

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

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曰或

有自愧之色談者莫不詠其高也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

射舒常爲畫籌而已

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隱晉書射下有戲字畫上有坐字後遇

朋人不足以舒滿數

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隱晉書滿數作充數毓初不知

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

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隱晉書作於是發無不

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

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

陽子府朝碎務

書鈔六十九引王隱晉書碎務作碎事未嘗見是非至於

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眾議之表

文帝深器重之

書鈔六十九引王隱晉書之表作之外

書作晉王

每朝會坐罷

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王隱晉書坐罷作罷坐

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目

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文注引王隱晉書人字

上有實

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

勞格校勘記曰地理志

立為郡考國志高柔傳有宜陽

典農屯田後置典農中郎

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之官典農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不繫以郡亦有以太守領典農者太

河間王洪為原武太守即原武典農也

典農也

太原王韓為野王太守即野王典農也

典農也

見水經田水百頃楊華野王典農中郎將見華碑魏舒

遷宜陽太守即宜陽典農也或疑魏

會立原武野王宜陽三郡者非是

甚有聲稱徵拜散

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

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尙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

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御覽五百五十四王隱晉書曰是歲自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日

舒當左右朝政不宜遠還鄉里舒素清貧不營財產太頓舉眾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

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

左僕射領吏部

御覽二百一十一晉起居注詔曰吏部掌敘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舊德尙

書右僕射魏舒寬泰弘毅潛通有才其以舒爲左僕射領選曹

舒上言今選六宮聘以

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費重使輕以爲拜

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

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眾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眞舒有威重

德望

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舒居位簡亮持重爲任直臣祿賜散之九族

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

書鈔六十八引

王隱晉書諸府作諸王辟書既下作既下車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

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書鈔六十

入王隱晉書曰莫肯辟者司徒魏舒因固辟之果無患時以歸之也以年老每稱疾遜位

書鈔三十八王隱晉書曰年邁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散餘爲第一所中復暫起

署兗州中正

書鈔七十三王隱晉書魏舒傳曰舒兼十六州中正尋又稱疾尙書

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

何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

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

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書鈔三十二王隱晉書曰先行後言奉送

章綬內外莫知御覽四百二十四王隱晉書曰司徒魏

舒遜位司空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

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於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

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申喻復還唯舒知命內定於懷

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爲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

如舒者焉通鑑晉紀曰武帝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

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考異曰舒

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日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

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

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宅年正旦乃送章綬不

得云人無知之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

不復起耳勞格讀書雜誌曰案蘇文類聚詔討賊王

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九年正月朝會罷還膳誤也

還家奉送章綬韻則遜位當在九年通鑑誤也

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贈

賻優厚諡曰康

御覽六百七十八魏夫人內傳作文康公

子混字延廣

御覽六百七十八南岳魏夫人內傳曰夫人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魏舒女也少讀老莊春秋三傳五經百子事常別居一園獨立閑處服餌胡麻父母逼之強適太保公掾南陽劉幼彥疇昔之志存而不虧後幼彥爲修武令隨之縣舍閑齋別寢入室百日所期仙靈季冬月夜半四真人來降于室於是夫人拜乞長生度世寶字記一百十神仙內傳曰夫人姓魏諱華存少讀老莊年二十四父母抑而嫁之歸太保掾劉文文卒夫人避俗江南遂止臨川西立壇修道成帝咸和九年夫人託劍化形而去會羣仙於洛陽之宮其

壇在烏龜原有石龜每犯田苗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
被人擊首其壇南有九曲池
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
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
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御覽七百七十五引晉陽秋作唯有一息足堪
荷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
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元無陽燧四望
御覽七百七十五引晉陽秋作給賜道車四望總總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
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憲

李憲

禮志上作李喜世說言語篇文選讓開府表字季

注引晉諸公贊亦作喜本書裴秀傳又作憲

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佐漢大鴻臚憲少有高行博學研

精

世說言語篇注引晉諸公贊作研精藝學

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

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憲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憲母疾篤乃竊踰泣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憲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

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

書鈔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當官秉

直不憚強禦

百寮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

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

勞格校勘記曰司馬下當有脫文

司馬

佃爲寧北將軍鎮鄴

勞格校勘記曰寧北當從佃傳作宜朔

以憲爲軍司

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

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憲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

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

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

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憲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

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憲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尙

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尙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
讀書記疑七日裴秀傳司隸校尉李熹上言騎都尉劉
尙爲尙書令裴秀占官稻田似是一時事而所載不同
劉友劉尙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
必有一誤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
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
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
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
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
其然乎其中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

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尙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

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憲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憲
自歷仕雖清非異眾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
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諡曰成水經濁漳水注曰銅
鞮水又東逕李憲墓注云墓前有碑子贊嗣少子儉字
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
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弟智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
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
誦書御覽八百二十八王隱晉書曰少貧博通古今書
苦樵飯繩索作牛衣賣手繩口誦

九十七王隱晉書曰清身絜已行無瑕玷書鈔三十八

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實傳劉實性冰清州里侯以酒肉難逆郡察孝廉州舉

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

尉正後歷吏部郎書鈔六十臧榮緒晉書曰參文帝相

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御覽四百二十

作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又入百十七王有客問隱書曰劉實為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干正絹

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

故笑而不荅御覽四百二十四引干寶晉紀作竟如其

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

讓論以矯之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時禮讓其

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
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
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引審下有
才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
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
則天下士也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引士作才推讓之風行則賢與
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
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

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

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誦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誦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眾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

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眾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

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道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

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誦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誦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

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
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
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
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
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
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
由來尙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
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
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眾
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

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交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尙書缺擇尙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尙書共選一尙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

尙書也郡守缺擇眾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眾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厯厯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

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眾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讓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恆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曾爲伯

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尙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
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
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
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
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
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
不能遵何不但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
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
爲當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
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

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

督九年策拜司空

讀史舉正曰案本紀及張華傳永嘉九年四月華被害以定爲司空

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

晉書校文三曰惠帝紀永興元年三

月以劉寔爲太尉是遜位斷非太安初事觀下文言懷帝卽位復授寔太尉日復授則前已官太尉明矣傳蓋失書先爲太尉事此處

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

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

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

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

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

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

清素之操執不渝之絜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
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
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
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
位上台光飪鼎寶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
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
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
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
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
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

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

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書鈔五十一引于寶晉紀作將諮於

宅室也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

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

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

絳紋帳世說汰侈篇注引語林作絳紗帳襦袴甚麗兩

婢持香囊世說汰侈篇注引語林香上有錦字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

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御覽一百

八十六語林曰笑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崇曰是廁耳寔

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寔是籌良久不得便行出謂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

親故

書鈔五十一王隱晉書曰不治產業居無第宅食衣取祿賜口皆給附親舊其家無餘財雖禮

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

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

卷弗離手

書鈔五十一御覽六百十一王隱晉書曰寔不滿七尺情學不倦雖居官職至於皓首不

釋卷也

尤精三傳辨正公羊

隋志春秋類有劉寔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兩唐志作公羊

達義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

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案隋志春秋類作十一卷唐志作牒例二十卷又複出條例十卷舊唐志又兩列條例一作二十卷一作十卷

更誤春秋左氏傳杜預序正義曰晉太尉劉寔與杜同時人爲此序作注不言釋例序又曰劉寔分變例新意

以爲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

二事

棄放於世

弟智

御覽二百五十九引晉中興書作劉世智案疑史臣避唐諱但稱劉智

字子房貞素

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

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

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

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

書鈔六十

晉書曰咸甯四年詔曰南陽王師劉智政化之加散騎

常侍遷侍中尙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

案隋志禮類有孔智喪服釋疑

二十卷孔爲劉之謬杜氏通典屢引之馬國翰輯爲一卷

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諡曰

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案魏志高柔傳作陳留圉人漢魏均有圉縣此城字為衍

文本書地理志無圉縣蓋大康初省併本傳尚稱其舊縣也魏太尉柔之子也高柔

傳曰字文惠封安國侯轉太尉薨諡元光少習家業明侯注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次誕次光

練刑理御覽五百十六引晉諸公贊刑理作法治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

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

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三國志攷

證五曰中丞遷廷尉魏志高柔傳注晉諸公贊曰遷守廷尉後即真元康中拜

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周家

祿校勘記曰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遷

全貞誤倒

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爲上官已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魏志高柔傳注引晉諸公贊作誕性任放無倫次魏志高柔傳注引晉諸公贊作誕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恆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旣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卽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爲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

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隴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發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贊曰舒言不矜憲對千乘子眞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

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晉書

注卷四十一